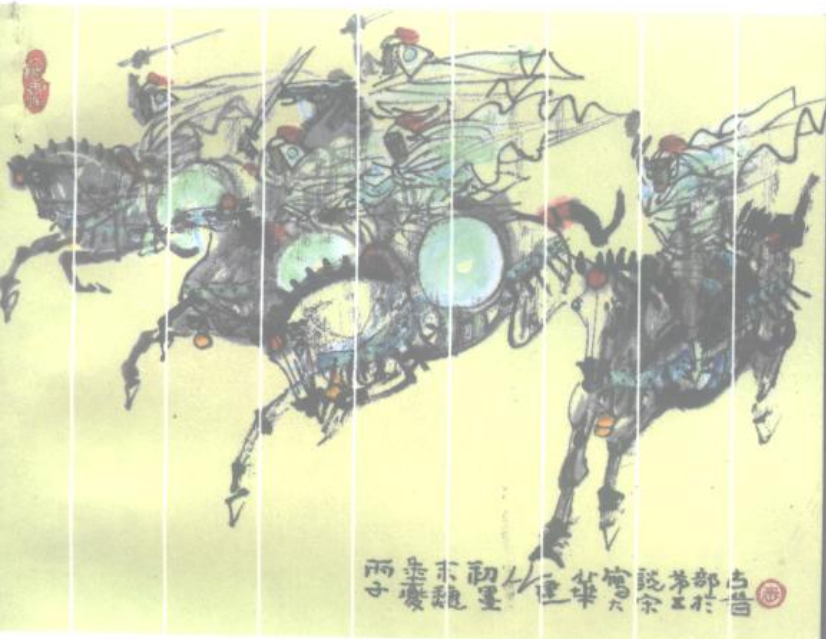


大说宋第五部

大
说
宋
丛
书

五虎平南



古晉 部於 第五 說余 館大 華 人 初墨 末魏 垂慶 雨子

山西人民出版社



□ 大说宋丛书第五部

五虎平南

□ 山西人民出版社

大说宋丛书

五虎平南

佚名 著

*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太原并州北路69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山西晋中地区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7.25 字数:150千字

1996年9月第1版 1996年9月山西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

ISBN 7—203—03490—9

G·1474 定价:5.80元

回 目

- 第一回 南天国差臣进表 1
平西王夜宴观星
- 第二回 包公奉旨召英雄 7
五虎兴兵临敌境
- 第三回 狄元帅以众攻关 13
张将军临阵斩将
- 第四回 段小姐夸能演术 19
飞山虎逞勇交兵
- 第五回 飞山虎出敌被擒 25
段小姐灵符迷将
- 第六回 破迷符宋将留神 31
遭大难刘庆得救
- 第七回 斗法宝大败红玉 37
施异术诈陷宋师
- 第八回 困高山宋将惊惶 42
越险地刘张讨战
- 第九回 孙总兵有心陷将 47
杨文广不意拿奸

7 p82/06

第十回	露计谋传书得祸	52
	明陷阱奏本伸冤	
第十一回	闻被困议将解围	58
	忆离情专心训子	
第十二回	到汴梁兄弟同志	64
	当金殿太君陈兵	
第十三回	平西妃杨府托儿	70
	范枢密三关调将	
第十四回	王夫人奉旨兴师	75
	孙总兵背君投敌	
第十五回	杨文广奉命探山	80
	段红玉施法取胜	
第十六回	沙场地阵困英雄	85
	锋镝中思婚小将	
第十七回	段小姐明言心事	90
	狄公子假订姻缘	
第十八回	段小姐谎言哄母	93
	云中子真偈规徒	
第十九回	段小姐移回宋营	102
	狄公子羞辱女将	
第二十回	出高山宋帅责儿	107
	逢劲敌段洪忆女	
第二十一回	南蛮王收录逃臣	113
	王禅师开兵捉将	

第二十二回	王怀女助敌得胜 王和尚布阵逞能	118
第二十三回	纯阳阵捉拿宋将 报异梦明传武曲	123
第二十四回	祈神祇翁媳相逢 因情义金兰助力	128
第二十五回	议破阵金兰同志 计劫营段洪失机	133
第二十六回	施巧计兰英斩僧 中计谋段洪降宋	138
第二十七回	老南将真诚降宋 少蛮女私订良姻	143
第二十八回	王兰英背义夺关 狄元帅正军斩子	148
第二十九回	宋将军脱逃回营 段小姐单身探穴	153
第三十回	大金环中术被诛 段红玉夺山救将	158
第三十一回	庆洞房恩成虚愿 露缘故爱反为仇	163
第三十二回	王兰英劝父归宋 段红玉兴师讨仇	168
第三十三回	红玉败走竹枝山 王凡归降狄元帅	174

第三十四回	狄元帅计斩孟浩 达摩祖毒陷宋军	179
第三十五回	鬼谷师遗丹救将 狄公子奉令招安	184
第三十六回	再投宋红玉完姻 施毒泉道人伤将	190
第三十七回	救三军女将求泉 活生灵龙神运水	195
第三十八回	获私书奸谋尽露 拜战本旨意参详	201
第三十九回	包龙图登台选将 杨金花夺帅逞能	206
第四十回	当金殿三杰领兵 施法宝群英献技	212
第四十一回	排八卦收除蟒怪 度昆仑剿灭蛮王	217
第四十二回	获叛臣奏凯班师 诛佞贼荣封宋将	222

第一回

南天国差臣进表

平西王夜宴观星

诗曰：

暴戾边夷屡不和，贪吞疆土动干戈。

扰攘不息兵遭困，征役无休将士磨。

却说前书五虎将征服西域边夷，奏凯班师，回朝见主，论功赐爵，俱受王封。当时，各将士同告假荣旋谒祖。仁宗天子准奏，各赐荣归故土，限以三年为满期，期满之后，仍复回朝伴驾，同保江山，后话慢表。

再考大宋开基承统以来，边廷侵扰之患，屡屡不息。始自太祖传位与匡义太宗，以至真宗，及今仁宗。然太祖之初，代周承统，登基一十六载而崩。太宗继御，在位二十二秋，其初威武仁智，不在太祖之下，三年而收吴越，四年而灭北汉，天下一统之盛至矣。及真宗之世，在位二十五载，虽宽仁慈爱，大有帝王之度，然至景德初年，契丹大举雄兵猛将，入寇澶州，所到之方，旦夕攻陷，当日若无寇正之材智，劝主亲征，国家几乎亡灭，其弱甚矣。至仁宗在位四十二年，虽然忠义之士满朝，仁柔有余，武刚不足，是以边疆敌患，不觉旋踵而来。其初，文有王曾、孔道辅、包拯、文彦博。当扰乱之日，其武朝廷所依重，初知兵机韬略者，莫如

范仲淹、韩琦、富弼等；智勇双全者，有呼延赞、杨宗保并帐下结义英雄甚众。前书已见，此时不提。以后众臣年老力衰，相继而亡，却也不表。再言上年五虎将征服西辽，其边夷拱服，入贡不绝，仁宗天子龙心大悦，思念皆狄青五将之功。其众将回朝之日，告假荣归，原限三年。此时期未滿，方有二载，所以众将俱未回朝。

当日乃皇祐四年壬辰秋九月，南蛮王侬智高作叛，初起于广源州，后兴兵攻夺交趾，僭称南天国王，发兵入寇邕州。兵势甚锐，百姓惊忧，各府州县望风逃遁，所到皆破不提。忽一天，仁宗天子尚未退朝，有黄门官俯伏金阶，奏曰：“微臣启奏陛下：今南蛮交趾南天国王侬智高，差使臣到来，有表文一道，上达天颜。”仁宗王闻奏说：“朕思这南蛮王可恶无礼。前月边关有本，奏说这逆凶起兵侵掠，黎民不安，求恳发兵征诛。朕想劳师动将，府库浩繁，非同小可，是以尚未发兵征讨。不想彼势愈张，未滿二月，其边关本章雪片而来，说邕州危急，近日即思兴兵前征。他今又差使臣来上表，未知何意。即可宣进来。”当下黄门官领旨，即出午朝门宣进使臣。这使臣慌忙俯伏金阶，拜伏已毕，手捧着表文一道，说：“边国使臣叩首，仰见龙颜，愿圣寿无疆。”天子开言说：“外国差使见朕，有何本章奏？”使臣说：“微臣奉南天王有本章一道与陛下。求龙目观瞻，便知明白了。”当下有御前当驾官，将本章接上龙案展开。仁宗天子一看，表文上写：

南天国王书致宋天子御前，曰：从来天下者，人人之天下，非一人之所私得也。至于尧、舜之君，圣德具备，尚且揖让相逊，况今君圣德未及于尧、舜，而柔弱不

及材能。公然南面称孤，实为不称耳。兹故束锐师百万，战将千员。喜则待时，坐守南国；怒则发愤，奔越中原，宋君如识时达势，即割云、贵、两粤之地，暂止征伐之车。文书到后，尚属狐疑不决，戈盾耀于汴梁，帑帑扬于中国。倘玉石不分，君耻臣辱，追悔何及！

当下仁宗天子看了这道战书，其中许多不逊无礼之词，不觉龙心大怒，手拍龙案，骂声：“好大胆南蛮逆畜，焉敢逞强，出此大言，欺侮于寡人！决不姑宽。”传旨将使臣官绑去斩首。这使臣看见天子大怒，又闻传旨斩他，唬得魂不附体，连唤数声：“圣主在上，容罪臣启奏。这乃国王差使微臣来上表，不干微臣得罪陛下。奉命差使，焉能推却得来？况其书中所犯罪者，皆由我主国王，微臣本内之词全然不知。伏乞陛下龙心鉴察。”说罢，不住连连叩首。仁宗王听了，尚然怒气不息，指着使臣骂道：“大胆逆畜，尚敢多言！你既奉差使而来，与你无干，死罪免了，活罪难免。”传旨捆打四十，发往开封一路，起解监押出境。旨意一下，两边武士，将使臣捆打四十大棍。放起来，仁宗帝指着使臣，喝道：“恩饶你回本国，与你狗蛮王得知，教他小心伸出狗项等候罢。不日大兵就到，断不死捉，定然活擒，碎剐于他。”那使臣官含泪谢了不斩之恩，起来往开封府一路回国去了。

当时仁宗天子把本章复看一遍，怒气尚忿忿不息，说一声：“可恼！你这逆畜如此欺侮藐视我中国无人。朕情愿江山不要，必亲临征讨，以决雌雄。”言之未了，只见文班首中闪出一位大臣，执简上前俯伏，口呼：“陛下，不可，不可！”天子闻言，往下一看，这位大臣乃铁面无私包龙图。天子即命侍御人下阶扶起，说：“包公休得行此大礼。”即

赐坐锦墩。这仁宗因何如此隆宠这包爷，比之别臣不同？素知他是忠梗无私之臣，多少奸谋不决之事，得他理白，为国为民，社稷依赖之重，是以天子格外加恩，以师事之。当时包爷谢恩起来坐下，天子说道：“包卿家，这南蛮王依智高逆贼，作叛于南隅，攻打邕州甚急，朕本欲提兵征讨。今又下此无礼战书，欺侮朕躬，藐视太甚，寡人必要亲自提兵捉拿逆贼，以泄此忿。因何包卿谏阻？”包爷说：“陛下，自古以来，边廷之害，哪一朝一代没有？如今南蛮之叛，邕州之危，皆因边关缺少智勇之将师耳。苟能用韬略之将，提兵征讨，未有不克，陛下何必御驾亲征？臣保举一人领兵前往，可以指日成功。”仁宗天子说：“卿举何人与朕分忧？”包爷说：“臣所举者，乃平西王狄王亲也。此人领旨定然马到成功。望吾主龙意参详。”天子闻言大悦，说：“包卿所举得人。但念他征西劳苦几载才得安然，今又命他前往劳神，朕心觉得不忍。”包爷说：“陛下恤念臣工之劳，足见仁慈了，但食君之禄，担君之忧，理当如此。这也何劳圣虑？”天子说：“包卿所言者，乃为国之计。”说罢，即发旨一道，付与包公前往山西，诏取狄王亲回朝。是日退朝，文武各散。包公接了圣旨，带了家丁，往山西而去，且慢表。

先说平西王自从平西得胜回朝，告假荣归故土，与老太君带了公主娘娘回至家乡，王府安享，已是无事，非止一日。是岁，乃十月小阳春了，忽一夜乃中旬天气，月色如银，中天灿烂。狄爷吩咐备酒，设上西楼，与公主宴乐。夫妻对酌，两边宫娥歌舞，音乐悠扬。当下夫妻对坐而饮。酒酣之际，狄爷举金杯，说声：“公主贤妻，下官当初受尽多少辛劳，西征北伐，方立下此汗马功劳，又得贤妻内助，才

得玉带横腰，安享荣华。皆叨内助之力，贤妻吃了此杯。”公主开言，说道：“千岁之命，焉敢不遵！”即接了此杯，又说：“千岁当且言：‘夫乃妇之天’。妇所倚重者，夫也。前者，千岁与国家出力，屡立大功，今日身居王位，妾籍有光，正要上贺。”说罢，即命宫娥满满斟上一杯，玉手双拿送至。狄爷微微笑说：“公主言重过奖了，下官哪里敢当？”也接了金杯，一饮而干。夫妻对谈酬酢之间，时交二鼓，不觉正南方一派红光射入南窗里，只见一星大如碗，从南方滚到太阴，化为数百小星，将月围了半个时辰，方散。公主一见，唬了一惊，连说：“不好了！南方贼星冲犯太阴星，有刀兵之患。国家不安了。”狄爷说：“夫人，怎见得如此？”公主说：“妾颇晓得天文，此乃吉凶预兆的。”狄爷听罢，点首嗟叹：“倘然南方有事，圣上必然要差遣下官领兵征讨了。”公主开言，呼声：“千岁，你难道不见么？方才见贼星冲犯太阴，乃不祥之兆，只恐这回领兵，主帅凶多吉少。依妾主意，明天预上一本，告假归林。我夫妻趋吉避凶，侍奉年老婆婆，训诲儿子，以省烦忧。你道如何？”千岁闻言不悦。说声：“公主，你且住口。本藩自布衣行伍出身，立了些功劳，叨蒙圣上恩封王位，位极人臣。恨不能粉身碎骨，报答圣上。公主如何反教下官趋避，贪图安逸？这话何解？”公主说：“千岁啊！非是妾身多言，因贼星冲犯太阴，领兵主帅是定然不利，是以妾劝你暂为权避。千岁啊！为人难道知有凶险不避之理？”狄爷笑道：“夫人之言差矣。我狄青乃一撑天立地的男子，须以忠孝两全。自幼习学武艺，必要出力于国家，岂为贪生怕死，以诬圣上？况生死自由天命，焉能以人料之，苟免避得来？且本藩久要芳名

留于后世，何患生死利钝之机关！”当下公主见狄爷说轰轰烈烈之言，又见他全执己性，不依良言劝解，不敢再说，只得手举金杯，呼声：“千岁，此乃上天指示幽微，非妾所知也。倘有失言，望乞恕罪。”狄爷连忙接下金杯，说：“公主不必如此。既然你预知今日南方有刀兵之患，圣上不知底细，也要明日回朝探听。果然南方有事，必要领旨平服南蛮，方才回来见你。”公主闻言大惊，不觉泪下沾襟，说：

“千岁呵，方才皆乃妾之失言。但为臣须要尽心报国，倘天心不顺，非人力可强为。千岁何不听天命，随时而遇。倘若圣上不差遣于你，就罢了，因何一闻有此凶信之事，即欲回朝面圣领兵？不听妾解劝之言，又出此不利之语。万望千岁明日不要回朝，坐以待时，且由圣上所命如何？”当下狄爷听了，低头不语，半晌说道：“既然如此，权依公主罢了。”是夜已交三更，公主吩咐收拾余宴。夫妻二人共回宫房安寝不提。

再言这狄青乃武曲星降生，辅佐仁宗天子保国之臣，原乃大宋擎天玉柱，架海金梁，所以一腔忠义，赤心为国，不以生死利害为嫌。是以公主一说明南方有刀兵之患，即思回朝领旨征剿为己任。劝你多少良言不依。这个从忠义之天性流出也。是夜不表。

包爷何时到来诏取狄千岁回朝，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回

包公奉旨召英雄 五虎兴兵临敌境

诗曰：

食君之禄报君恩，尸位素餐枉作臣。

把笔文官分善恶，提刀武将立功勋。

慢言平西王与公主是夜家宴之言，再说包龙图领旨，诏取狄爷回朝，一路带了黄朝、马汉许多家丁，执事銮驾，实难尽述。出了汴京城，向山西太原府而来。一路俱各有府州县相送，不用多谈。是时，包爷有王命在身，不敢停留，无分日夜进发。

一日，到了山西地面，进了太原府西河县，早已命家丁通报。是日，狄爷正在银安殿闲来，有宫门官报来：“圣旨下来。”狄爷闻知，吩咐大开王府正门，预摆香案灯烛接旨。当包公来到小阳村内，下了八坐大轿车，进至王府银安殿，开了圣旨。狄爷俯伏于地，包爷启读诏曰：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今有交趾逆寇侬智高作叛，举兵犯界，反击邕州，危于旦夕。朕乃欲兴兵征讨，不意逆贼又差使官投下战书，内有不逊之言，十分无礼，侮辱朕躬。恨于切齿，正欲亲征擒拿，以正国法，方消朕

恨，方泄朕耻。今特旨来，诏请卿家回朝，商议平南之策，以靖边疆，以安庶民。旨意到日，卿须勿缓登程。

朕预设筵宴于金銮殿，与卿饯行，钦哉！谢恩。

包爷宣罢旨意，狄爷谢恩起来，接了圣旨。当时与包爷重新见礼，分宾主坐下，早有家将献上香茗，吃罢，包爷呼声：“狄王亲，目下边关危急，圣上深恨叛贼战书之侮辱，原欲御驾亲征。但下官想起来，当今之时，一者国家政烦，不可离君。况目下朝廷尚未立定太子，圣上却是不问。太子所立，乃国之本，群臣与下官谏陈多少，只不准依。是以下官荐狄王亲为平南总领。望祈早日动身。”狄爷说声：“包大人，我下官一介武夫，行伍之贱，初立些微小之功，蒙圣上加恩，今已位极人臣。须赴汤蹈火，也要图报皇恩，何况马上之劳！即于明日起马登程，回朝面圣便了。但是一路风霜跋涉，有劳于大人。”包爷说：“狄王亲呵，这也是奉君之命，何须言劳。”狄爷点首称是。当下吩咐大摆酒宴，与包大人洗尘。对酌之际，谈论国家政务一番。至更夜已深，方才用过晚膳，安歇一夜。

次日，狄爷打点，备了行装登程。是夜，公主知有圣旨相召，难以谏阻，暗暗垂泪，不敢多言。此时狄龙、狄虎二位世子，在书房闻爷爷回朝，也来送行。狄爷吩咐兄弟二人用心，发愤攻书，不用远送。言罢，拜辞母亲，老太君也有一番吩咐。相辞公主，许多叮咛之言，难以长谈。是日，狄爷、包公一同起程，出了王府，路由本省山西进京。

非止一日路程，忽一天到了汴京。次日，天子临朝，文武百官参见已毕，有当驾官传进旨意。包爷即上前俯伏，呼声：“陛下，前者臣包拯奉旨宣召狄王亲，今已回朝，现在

午朝门外候旨。”仁宗天子大喜，说：“包卿平身。”又忙传旨：“宣平西王上殿。”值殿官领旨，宣进狄爷。狄爷俯伏金阶，朝参已毕。天子大悦，说：“御弟平身。只因南方依智高逆贼作乱，入寇邕州，昼夜攻打，百姓不安。今又送来战书，侮辱寡人。朕原欲亲征，包卿又谏止。故特宣御弟回朝，领兵征剿逆党，与寡人泄忿，足见卿之忠义也。今由御弟调拨那一方雄师，先斩后奏，便宜行事，大展雄才。得胜班师回朝之日，大加升赏，以酬卿劳。”狄爷说：“陛下呵，臣受主恩，即粉身碎骨，难报万一，敢不效犬马之力，代主之劳。蛮兵虽锐，何足挂怀。臣托陛下洪福，此去必然马到成功。”仁宗闻言大悦，传旨便于偏殿摆宴款待狄爷，又赐统帅印。狄爷饮毕谢恩，天子又呼：“御弟，提调各方军马，必得一智勇双全的上将同往为先锋，方妙。”狄爷说：“不用别方调取大将，前者平西四将，与手下焦、孟六将足矣。但上年四将告假归家未回，须要陛下发旨，各路调齐回朝，然后发兵。”天子闻奏，即发诏旨四道去讫。

是日退朝，狄爷与路花王千岁并驾同行，一路往王府，直至南清宫内。路花王千岁先进内禀知，狄太后娘娘大悦，即命宣进。狄爷进内，拜见姑娘。见礼毕，又与千岁见礼，一同坐下。是日姑、侄、兄、弟相逢，仍有一番别后之言。狄爷请安。不一会摆上筵宴相饮，不用烦言。自此，狄爷就在南清宫等候四将回朝，然后发兵起程。按下不表。

不觉已有十余天，四位将军先后陆续回朝，俱已面圣。天子慰劳了一番。与狄千岁相逢，欣欣喜色。兄弟四人到了狄王府，会了焦、孟弟兄。焦廷贵说：“自今又有趣了。”孟定国说：“你趣在何处？”焦廷贵说：“老孟，你难道不

知？前者千岁平西回朝，告驾荣旋，弟兄五人人走得干干净净，单剩我二人，代管王府。差不多些守了二载。好生寂寞厌弃。今得南方作叛，方得聚会。今千岁又提兵前去，把南蛮杀个不休，岂不大趣么？”四虎英雄听了皆忍笑不住。狄爷说：“休得多言。众兄弟们，今夜须要准备刀枪马匹，明日发兵。”众将应诺，此夜不表。

次日，狄爷仍在南清宫拜别年老姑娘，太后一番叮嘱，狄爷连连诺诺相辞。路花王千岁也是一番言语，不能一一细述。是日，狄爷到了教场中，挑选了十五万精兵，五十员偏将。是日，拜辞天子，相别众大臣，祭了大旗。当时，天子又命各大臣在教场送别，备下饯行酒。元帅谢了君恩起马。先令刘庆为开路先锋，领兵一万；张忠为左监军，李义为右监军；石玉为后队中军接应；孟定国、焦廷贵二人，各领兵三千，在后运粮。分派完了各将，自统大兵于中军，吩咐放炮登程。跨上现月龙驹，分开队伍，离了汴京城，向南方大路进发。涉水登山，旗幡招展，杀气冲天，一路上威威武武。当时狄元帅军令：所到之处，不许惊扰百姓、私下行凶、强取民间一物，如违令者，立斩首。是以军中肃静，不敢妄行，民间安居如故不表。

大兵所到之地方，俱有官员迎送，不用多述。水陆并行，有两月程途。一日，大军正在行走之间，远远探子报上：前面乃广西之地界了。狄元帅闻报，又闻报邕州已失，陈曙总兵阵亡，横州、宣州俱已攻下，兵进广州。当时狄元帅一闻此报，即与广南总兵会合，同进征讨。正总兵孙沔、副总兵余靖，此时得了狄元帅文书，紧守关中不出，待等大军一到，然后开兵。再说狄元帅大兵，是日择地安营，起了